

生活新方式丛书

赵凝著

# 我的美丽与哀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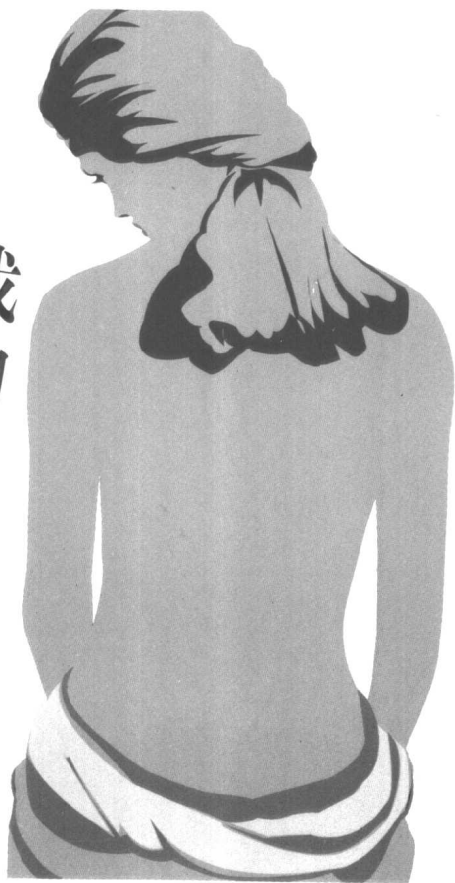
云南人民出版社

生活  
新方式  
丛书

赵  
凝  
著

# 我的美丽与哀愁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美丽与哀愁/赵凝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11

(生活新方式丛书)

ISBN 7-222-03866-3

I. 我... II. 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2900 号

**丛 书 名:** 生活新方式丛书

**丛书主编:** 邱华栋

**策 划:** 张 维

**责任编辑:** 张 维

**装帧设计:** 西 里

**责任印制:** 刘伟能

**书 名** 我的美丽与哀愁

**作 者** 赵 凝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经 销**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m.people-space.net

**E-mail** 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00 千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排 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云南新华彩印厂

**书 号** ISBN 7-222-03866-3

**定 价** 12.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上海澳版图书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 第一辑 我的美丽与哀愁

北京：我的美丽与哀愁 / 3

上海：梦幻般的城市 / 8

西安素描 / 14

桂林的茶 / 19

越南下龙湾 / 21

兰州夜 / 24

深圳印象 / 26

人在北海 / 28

## 第二辑 酒吧

炫吧 / 33

世缘玫瑰酒吧 / 35

诗歌酒吧 / 37

旧唱片 / 39

收音机 / 41

说谎的男人 / 44

地下室 / 46

词语疯子 / 48

## 第三辑 云朵与风景

云朵与风景 / 53

目  
录

Mo de mei li yu ai chou

飞鸟之死 / 55

敦煌鸣沙山 / 57

马蹄寺风光 / 59

乌鞘岭 / 62

水上海鲜城 / 64

回忆片断 / 67

无人的海滩 / 70

#### 第四辑 最美的女人

最美的女人 / 75

我是我的女主角 / 77

婚姻：是毒药还是蜜糖 / 79

岁月浅红色的斑点 / 81

私室中的女人 / 83

变形的镜子 / 91

在男人的怀抱里 / 96

玫瑰之死 / 98

品味孤独 / 101

#### 第五辑 衣服的羽毛

阅读之美 / 105

每次都想 / 107

## 目录

Mo de mei li yu ai chou

流行 / 111  
收藏时间 / 113  
耳环 / 115  
影碟 / 117  
隐形眼镜 / 119  
幽静的家 / 122

## 第六辑 青春

青春 / 127  
我写作,我盛开 / 135  
自由是我拚了命争来的 / 140  
活着,不是赌一口气就完了的 / 150  
我就是那样美丽 / 154  
亲吻黑夜 / 157  
在文学馆讲演 / 160  
我是一名杜拉斯“中毒者” / 163

目录

Mo de mei Ti yu ai chou

第一辑

我的美丽与哀愁

Wo de mei li yu ai chou





# 北京：我的美丽与哀愁

## 北京的大院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很羡慕那些故乡在别处的作家，他们永远有一个可以遥想的家，想念和虚构都有了去处，有的作家甚至一生都在描写那片被称之为家乡的土地，虚构使他的家乡有了别样的神秘，绵延的红土地和在风中妩媚摇曳的花朵都是我们在现实中不曾看见过的。

北京，是我的家。北京是无法虚构的。我的美丽与哀愁就发生在这座城市里，我是那样爱她。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住在北京一所大院里的一幢楼里。北京有许多像我家那样以单位名称命名的大院，它们都很大，而且格局类似，在北京的西区，沿着长安街一路数来，有空军大院、海军大院、装司大院、炮司大院、铁道兵大院、航天部二院、政治学院，等等。

这些年来，北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院的变化似乎并不大，虽然也多了许多楼，增加了许多新建筑，但总的格局却没有变，大院还是大院，道路依旧，树木依旧。岁月走远了，它的空壳还在。

我很想寻找在那众多大院、众多楼宇里的一个小小的阳台，那个承载着我少女时代梦想的阳台。

成年以后，父母家曾几次搬家，房子越搬越大，条件越来越好，对于过去的那个小小的、朝南的阳台，家里人谁也没有再提起过，就好像它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

有一天，我回父母家，晚餐之后母亲拿出影集来翻看照片。我去冲了一些咖啡，每人一杯。在咖啡缭绕的香气中，听母亲讲述那些陈年旧事，一边翻着那些老照片。不经意间，我看到了那个小小的、没有任何装饰的阳台。

我良久凝视那张照片，凝视着阳台和一个梳齐眉短发的女孩。家人说话的声音渐渐远去了，我又变成了那个独自在阳台上游戏的小孩。

中午时分，阳光垂射，一个小孩和她掌心的阳光构成了游戏的全部。阳台是她的舞台，影子是她的伙伴，各种各样的戏剧在此地上演。她自言自语，她自己给自己编故事，她既是讲述者又是聆听者，她为自己的游戏而痴迷，她生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有阳台和阳光就有安全感。

童年时期的孤独，使我变成一个独语的人。成年之后，我依旧延续这种“独语”状态，成为一个语言有特色的小说家。我很感谢我的童年，它是我语言疯长的时期，独自为伴，想象力就像野草一样，在那些阳光垂射的正午，在那些星光灿烂的夜晚，飞翔着来到我身旁。

合上那本相册，我决定到旧楼的小小阳台上去看看。在一个下雨的日子，我撑着一把透明伞，来到许多年前我

家住过的楼房前。我不知道如何敲门，进入别人的房间，只好站在楼下，仰脸注视着我的阳台，往日的情景，又一次潮水般地向我涌来。

## 钟 楼

前一段时间，为办理一个收费电子邮件信箱，我去了一趟西单电报大楼。当我推动那幢米黄色建筑物的玻璃转门的时候，头顶上的大钟正好在悠扬地报时。大钟串联起许多过往的记忆，我的中学时代，我的现在，我同时听到不同时间段的钟声，仿佛时间并没有走远，因为大钟还停留在此地。

电报大楼一层的大厅显得十分空旷，可能是因为现在很少有人发电报了。我走在寂寂的、悄无人声的大厅里，想起小时候，曾跟母亲来这里发电报，大厅里挤满了人，万头攒动，操各种不同口音的人同时说话，在偌大的大厅里产生共振，发出震耳欲聋的嗡嗡的回声。

此刻却如此安静。

在北京，电报大楼、天文馆、北京展览馆、历史博物馆等建筑，都凝缩着无数人的无数记忆，里面隐藏着一种岁月带不走的東西。

北展剧场高雅而略显陈旧的天鹅绒幕布，是多么迷人啊。

天文馆灯盏关闭那一刹那，是多么迷人啊。（星星就要

出来了。)

故宫有些褪色的红墙和那上面枯树的影子，是多么迷人啊！

## 我的美丽与哀愁

北京是我出生、生长的地方，是用乳汁和阳光把我喂大的城市。是我的家，也是我的福地，我在这里开始写作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在这里恋爱。在北京，我有幻想、有幻觉，北京是我所有故事的发生地。

当一个女人，投入全部身心用来写作，那一定是血液里的某种东西在做怪。我始终认为北京是一个适合写作的城市，而不像某些不了解的人所说的那样，说北京是一座浮躁的城市。

我爱这座城市，它开朗大气，语言丰沛，人人都具有小说家的潜质。

通常从外地来的女人，很不能适应这种语境，把别人说的话，句句都当成是真的。曾听说有个其貌不扬、脸上有雀斑的女人来到北京，三天之后扬言，整个北京都在为她疯狂。这就是她脑子里出现了“语言误差”的结果。日子久了她才能理解那种“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玄妙意境。

在北京，说话是艺术，也是玩笑和游戏。有的人精神上始终无法融入北京，就开始写文章说北京人的坏话，这

是我最不愿听到的。

说北京是一座浮躁的城市，是因为他并不理解北京。北京是一座最宽容的城市，包容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艺术。北京开阔的思想、硬朗的北方语系和南来北往的文化融合，应该产生最出色的小说家。

我总是在夜晚写作，我居住的地方很安静，地名里有一个大大的“门”字框，里面有一个“文”字。这个地名非常适合我，我就是那个坐在“门”里写文章的女人。我对北京的热爱，到了听不得别人说它半句坏话的程度，因为它是母亲和家。

如果听到别人说“北京有什么好？大风沙”、“北京吃的不好”、“北京太浮躁不适合艺术创作”，我当场就会跟人家争起来，这种情况发生过好几次了，事后想想自己也觉得好笑。

但是，一座记录着一去不返的童年的城市，记录着我事业蒸蒸日上的城市，我能否不爱它吗？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这样的领地吧。

北京，我爱你。

## 上海：梦幻般的城市

上海是一座梦幻般的城市，尤其对一个浮光掠影走过这座城市的人来说，上海的美的确美得让人揪心，让人心思浮动，让人好像被什么东西压迫着微微有些喘不过气来。

上海这城市对于我来说是既陌生又熟悉的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做为我的父亲和母亲青春的见证在我孩提时代总是被人时不时地提起，他们在那座城市里成长起来，读大学，谈恋爱，那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整整五年，他们形影不离。那是五十年代中后期，他们和年轻的共和国一样，处于成长向上的时期，我可以想象青年时代的我父母行走在五十年代的上海街头的情景，母亲梳着长辫子，是一边一条的双辫，紧贴着耳朵编起一直编到腰际，父亲则穿青年装留着英俊的小分头。他们身上有一股那个时期青年所特有的清新的味道，年轻向上，像葵花一样笑咪咪地仰着脸看太阳。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曾经一度误以为中国只有两座城市：一座是我的出生地北京，另一座就是时常被爸爸妈妈挂在嘴边上的那座梦幻般的城市——上海。

北京对我来说是实打实的，那秋天里的天空蓝得实在，那夏天里的雷阵雨噼哩啪啦打在玻璃窗上，又狠又痛快。

杂乱喧腾的人流，冷冷清清的绿树红墙，夕阳下闪着金色光泽的琉璃瓦，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上海呢，上海那座城市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它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一个虚拟假设，一个童话故事里的美丽城堡，一个真人永远到不了的地方。上海梦幻在我头脑里根深蒂固，她时而清晰，时而虚无。有时候我能够看见母亲所描述过的普希金广场，还有那座目光深邃的铜像；有时候我能够听见父亲所讲起过的钟声，那是从海关大楼顶上响起来的，钟声又响又悠远，一直穿过时光隧道直抵我的耳畔。可是，有的时候，一切又是那么恍惚，谁能把一个假想中的城市一把搂过来紧紧地抱一抱它呢？

上海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美，它美就美在它的飘忽不定。我母亲每一次跟我形容起外滩来，总是跟上一次有所不同，这就像现代派美术中一道又一道的虚笔，重重叠叠，看似杂乱无章，集合在一起却是一个整体。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青年时代的我的父亲和母亲总是双人双出，那时他们正在热恋，总是兴高采烈地一道去某一个地方，而他们两人眼中所看到的上海却是不同的，常常有许多细节差别，甚至连乘车路线都不相同，一个说那时我们乘49路从枫林桥到淮海路，另一个就立刻跳起来反驳说，怎么会是49路呢？我们从来不走那条线的。在我稍大一点的时候，每当我在爸妈面前一提上海，他们说话的“闸”就算拉开了。记忆的偏差使得这座城市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

我终于可以接近在我脑海里建筑了多年的那座城市了，那是三年前最热的季节，我坐在南去的列车上，我一个人，只带了很小的一只小包，里面装了一把梳子、一支牙刷和两本书。列车行走的速度在我看来似乎是很慢，那工咚工咚的声响使人觉得这仿佛是梦中的某一情节。

到站，下车。我毫无倦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动，就好像回家一般，心情很平常，这才想到这是我儿时梦里来过千百回的地方啊。

母亲的一个朋友来车站接我，寒暄似地问了句：“北京热不热？”“还好。”又问他：“上海热不热？”他也答：“还好。”这一问一答也像回家，我的心里很快乐，上海已经从梦幻里走出来了，变得一五一十，很亲切，也很实在。

车站外面的广场很大，风的味道也是和北京不一样的，有一种很异样的“南方味儿”，我小的时候曾跟着我母亲多次到过无锡，我觉得无锡也有这种“南方味儿”，风里面夹杂着微甜微腥的潮味儿，有这种味做背景，人生就仿佛整个儿地不同了。

我在离车站不远的一家饭店住下来，天色将晚，屋里没有开灯，我一个人坐在窗前那张半圆形的椅子上，背靠窗帘，听到整个城市处于黑白交界那一刻喧腾嘈杂的声响，车声、人声、自行车铃声、汽笛声、叫卖声浩浩荡荡交汇在一块，身后是即将亮起来的梦幻般的夜上海。

这天晚上，我穿了宽大的白裙子和一双平底凉鞋，走在那条著名的南京路上。母亲的朋友嘱我不要一个人到处



乱走，以免走丢了，让我这天晚上好好休息，第二天一早他来接我出去四处逛逛。我点头说好好，可吃过晚饭之后我还是溜了出来，躺在沸腾的大上海的怀抱里，我怎么睡得着啊，我急着去南京路上找寻当年那对年轻的大学生情侣的身影，那是我生命的源头，那时候我还是南京路上的一缕风、黄浦江里的一滴水吧，一想到这儿，我突然对生命充满敬畏。

满街的灯，满街的人，街道与北京的比起来显得有些狭窄，又因两边的楼奇高奇陡，有点像陡峭的悬崖从上面威逼下来，道路好像夹在山岸缝隙中间的一条河流，流动着车，流动着人，流动着声音。霓虹灯上跳动着桃红和果绿，那跳动的速度似乎要比别的地方快，看久了令人有些眩晕。

外滩上的风很大，游人的衣裤、女人的裙摆以及脖子上的飘带都被风扯得呼呼啦啦响。路过陈毅市长的雕像时，我听到一对母子的这样一段对话：

小男孩问：“妈妈，这是谁呀？”

妈妈回答：“这是以前的一个很好很好的市长，他叫陈毅。”

几年之后我记起这话话来仍有一种莫明的感动，有一些事情，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也不会忘记。

这时候，我听到了江面上传来悠悠的汽笛声，那声音既低沉又嘹亮，既像呜啼又像呜咽，在北京难得听到船上的汽笛声，听后颇觉震撼。